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唐紀四十九 起三年八月盡七年凡四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吐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卻其人　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渾與張延賞俱爲相渾議事數異同延賞使所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上好

文雅醞藉史炤曰醞藉有雅度之稱余謂炤說非也記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氏注云皆爲溫藉重禮也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溫與縕同而渾質直輕侻無威儀於上前時發俚語上不悅欲黜爲王府長史李泌言渾褊直無他故事罷相無爲長史者又欲以爲王傅泌請以爲常侍上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己丑渾罷爲左散騎常侍渾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惟學浮屠法可以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渾性節儉不治產業官至宰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即命親朋尋勝讌醉方歸熙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閉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眞拘俗之人哉渾封宜城縣伯故稱之　初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復之從兄弟也公主不謹詹事李昇蜀州別駕蕭鼎蜀州武后垂拱二年分益州置蜀州

漢州彭州司馬李萬豐陽令韋恪豐陽縣屬商州漢商縣地晉分商縣置豐陽縣以川爲名舊治吉川城武德元年移治豐陽川皆出入主第主女爲太子妃始者上恩禮甚厚主常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皆嫉之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考異曰按德宗十一子誼謜其所生外猶有九子而泌云惟有一子者蓋當是時小王或未生誼謜之外惟有昭靖子也○謜音元徐言也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卿何得開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昭靖太子上弟邈也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

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他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甯何故而誅上曰建甯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建甯王倓冤死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至德元載）泌曰臣昔以建甯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玆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甯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事見二百二十卷至德二載）先帝自建甯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

黄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宫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甯爲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内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

見臣於蓬萊池大明宮中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所謂蓬萊池蓋即此也觀其容表非有蜂目豺聲商臣之相也左傳楚成王將立太子商臣令尹子上曰不可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聽卒立之商臣後果以宮甲圍成王而殺之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衷甲如太子瑛開元二十五年楊洄復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與妃兄薛鏽有異謀武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甲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遂並廢為庶人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幸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曏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

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

臣知陛下父慈子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

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

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

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

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

涕闌干（泣涕縱橫爲闌干一曰闌干淚不斷貌）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

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

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

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

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甲午詔李萬不知避宗室杖

死左傳齊盧蒲癸臣于慶舍有寵妻之以女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獨安避之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上素恨故相蕭復之直至是亦坐公主親累饒州安置復門素高雅志厲名節與流俗不甚通仰及登台輔臨事不苟數咈帝意故居位不久性孝友居家甚睦既為族從所累處之晏然口未嘗一言及之也明年卒於饒州

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吳山縣屬隴州隋之長蛇縣地唐貞觀元年更名以縣有吳山也史炤曰華亭本屬安定郡後屬隴州垂拱二年更名曰亭川元和三年省入汧源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悉送安化峽西安化峽當在秦州清水縣界九域志平涼郡南七十里有安化縣又隴州汧陽縣有安化鎮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哭

慟而絕者數百人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眾復至圍
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卻之　上謂李
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言此
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
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謂中使以聖旨就有司宣取財物謂之宣索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
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
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為社稷大計
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
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

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事見二百二十六卷寶應元年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補註牟羽即登里新回紇傳作牟羽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殺牟羽殺突董事並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

稷計而言若昔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上曰吝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討安慶緒之時代宗以廣平王爲元帥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

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入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事見二百二十卷肅宗至德二載）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氣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卿二人以爲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

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曏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廣德元年此乃百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尚存言牟羽已死則回紇爲可怨贊普尚存則國讎當必復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爲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唐六典有諸監馬印凡諸監馬駒以小官字印印左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者則不須印監名至二歲起脊量強弱漸以飛字印

印右膊細馬次馬以龍形印印項左送尚乘者於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上乘者以風字印印左膊以飛字印印右髀經印之後簡入別所者各以新入處監名印印左頰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諸蕃馬印並部落各爲印識回紇馬印[illegible]此所謂印馬者回紇以馬來與中國爲互市中國以印印之也無得擕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雲南自漢以

來臣屬中國雲南本漢之哀牢夷後漢永平之間始臣屬中國其地在漢永昌郡界楊國忠無故擾

之使叛臣於吐蕃事見二百一十六卷元宗天寶九載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

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彊自蔥嶺盡西海地幾半天

下大食既并波斯奕騎施又亡其地東盡蔥嶺西南際海方數萬里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

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

公主妻可汗逢州咸安恭公主上女也考異曰鄴侯家傳九月泌請與回紇和親十月與回紇約十二月回紇遣吏支

達干上表謝恩皆請如宰相約和親案實錄八月丁酉回紇遣默

啜達干來貢方物且請和親九月癸亥遣回紇使合闕將軍歸其

國初合闕將其君命請昏上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合見于麟德殿

月令齎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萬遣之許互市而去十

二月無非支入聘之事回紇自大歷十一年以來未嘗入寇信使

往來亦無不和及求和之迹蓋德宗心恨回紇而外迹猶羈縻不

絕今回紇請昏則拒絕不許而李泌勸與為昏耳其月數之差則

恐李繁記之不詳或者非支即默啜與合闕皆不可知也若以默

啜即為請昏之使合闕即為謝恩之人又泌論回紇凡十五餘對

須半月以上泌又云臣不來中與書令韓臣遲云一月可到歲內

報至自丁酉至癸亥纔二十六日耳今依實錄月日因許嫁咸安本其事而言之 歸其馬價絹五萬匹

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連雲堡在涇州西界宋祁曰連雲堡据要地也三垂峭絶北據高原所虜進退烽火易通考異曰鄴侯家傳曰時京西諸鎮報種麥已畢絶嶠頭而皆直對上大喜既而虜結贊來入寇諸鎮閉壁俟夜斫營悉擒結贊乃退歸上以十餘年來邊軍營被戎掠皆人踐京畿此來始敗又不能更深入且報種麥已畢而喜甚案實錄吐蕃陷華亭及連雲堡驅掠邠涇編戶牛畜萬計悉送至彈箏峽是秋數州人無種麥者與家傳相反今從實錄 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置之彈箏峽西自是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而諸將曾不能得一俘但遣使表賀賊退而已涇州恃連雲爲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爲虜境樵采路絶每收穫必陳兵以扞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禾麥熟而不收穫其實顆落故得空穗 由是涇州常苦乏食 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武德二年分彭原置豐義縣屬甯州宋白日彭陽縣後魏於縣置豐州周武保定二年廢州爲防隋文帝廢防爲豐義城唐武德初分彭原縣爲豐

義寧置彭州貞觀廢彭州以縣屬甯州其城即後魏豐義州城前鋒至大回原邠甯節度使韓遊瓌擊卻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嶽瀆神命己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丙戌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於地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中外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遊瓌出屯長武城留後械送京師壬辰腰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韓遊瓌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　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考異曰鄴侯家傳十

一月以張獻甫爲邠甯等州節度使代韓遊瓌而以渾侍中爲朔方河中絳邠甯慶副元帥先公乃令獻甫館西界壘障條塹南接涇州於是寨內始有藩籬之固尚結贊不能擧入寇邊矣案獻甫明年七月乃爲邠甯節度家傳誤也 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五千〕歸汴州劉昌本汴州將也貞元三年入朝詔以汴兵入千戍涇原尋授涇原帥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丁丑夜京師地震者三鳥巢皆散落己卯東都河中地震 十二月韓遊瓌入朝 是歲潤州魚鱉蔽江而下皆無首 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爲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

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上命復其家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案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眞僞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爲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李泌以李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之

戊辰貞元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考異曰實錄赦云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加三年一定以爲常式案陸贄論兩稅狀云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則當時稅賦但以貧富爲等第若今時坊郭十等戶鄉村五等戶臨時科隸也又云減內官勿更注擬見任者三考勒停此蓋用李泌之策也案鄴侯家傳泌請罷天下額外官又云陛下許復所減官員臣因奏停額外官許其得資後停額外官員當正官三分之一則今年計已停一半據此則似有額內官又有額外官皆在正官之外不則內皆應作外字之誤也

是日質明含元殿前階基欄檻無故自壞凡三十餘間壓死衛士十餘人其夜地震連震三日丁卯又連震三且　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先是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忤意者薦爲郎官其

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閫外李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倍奉倍大歷十二年所增之數也考異曰實錄辛巳詔以中外給用除陌錢給文武官俸料自是京官益重頗優裕焉初除陌錢隸度支至是令戶部別庫貯之給俸之餘以備他用案興元元年正月赦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宜停罷今猶有除陌錢者蓋當時止罷所加之數或私貿買者官不收墊陌錢官給錢猶有除陌在故也從之　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爲涇原節度支營田等使甲戌以鎮國節度使李元諒爲隴右節度支營田等使涇原節度使治涇州隴右節度使治秦州劉昌以汴兵防秋爲行營節度使李元諒本鎮華州領鎮國軍節度使昌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隴稍安　乙亥地震金房二州尤甚江溢山裂廬舍多壞居民露處陳留雨木如大指長寸餘有孔通中下植于地凡十里許　韓遊瓌之入朝也軍中以爲必不返以其子欽緒嘗逆謂當連坐也餞送甚薄遊瓌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

吐蕃上悅遣還鎮軍中憂懼者眾遊瓌忌都虞候虞鄉范希朝有功名得眾心求其罪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之寘於左神策軍遊瓌帥眾築豐義城二版而潰（城二尺為一版上下相疑故潰）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元友直句勘東南兩稅錢帛見上卷去年七月）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啟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爲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不能深入上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爲榮矣上從之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

所以為姦邪也考異曰舊李勉傳勉對德宗已有此語與鄴侯家傳述泌語略同未知孰是今兩存之一本泌語之下有與朕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殺楊炎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擠顏真卿於死地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二年激李懷光使叛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論難即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事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

色粗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豈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鄉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上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元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眞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

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劉昌復築連雲堡　壬午地震甲申乙酉丙申皆震甲辰太僕郊牛生六足犢三月甲寅地又震己未庚午辛未皆震京師地生毛或白或黃有長尺餘者　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考異曰實錄作神武軍今從新志　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　福建觀察使吳詵武德四年分泉州之建安縣置建州輕其軍士脆弱苦役之軍士作亂殺詵腹心十餘人逼詵牒大將郝誠溢掌留務誠溢上表請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　丁未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良原故城而鎮之良原縣隋大業初置唐屬涇州貞元二年爲吐蕃所破今乃修復九域志良原在涇州西南六十里宋白曰隋分安定鶉觚置良原縣西南三十里有良原因名　良原隍堞湮圮旁皆平林薦草虜之入寇常牧馬休徒于此元諒培高浚深身率軍士與同勞逸芟林薙草斬荊榛

而焚之（擁有弗梓治三音）方數十里皆爲營田課士墾藝歲收菽粟數十萬斛生殖之業陶冶畢備又距城築臺上設車弩爲城守備未幾又築新城以據便勢虜每寇掠輒擊卻之隴右由是又安　是月河南淮海地生毛　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驃傍爲和義王苴夢衝爲懷化王苴烏星爲順政王給印而遣之　丙寅地震丁卯又震　辛未以太子賓客吳湊爲福建觀察使貶吳詵爲涪州刺史　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甯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　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柳谷）

在安邑縣中條山李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　己亥封皇子源爲邕王源太子之子也上愛之特命爲子　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將兵戍寧州病求代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邠甯副元帥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爲邠甯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爲長武城行營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遊瓌不告於衆輕騎歸朝戍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乘無帥之際癸丑帥其徒作亂曰張公不出本軍我必拒之謂張獻甫本不出於朔方軍也因剽掠城市圍監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范希朝爲節度使都虞候楊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契我心我來賀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晨勒兵召亂卒謂曰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輩作亂當死不可盡殺宜自推列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衆迎獻甫上聞軍中欲得范希朝將授

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覦安反

仄也上爲之擢爲眉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統

軍　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設斥候己未奚室韋寇振武李延壽曰室韋蓋契丹之在南者爲契丹在北者爲室韋宋祁曰室韋契丹別種東胡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峱越河直長安東北七千里東黑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濒海執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時回紇之

衆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騎與回紇數百騎追之回紇使

者爲奚室韋所殺　是月河自陝州至河陰水色如墨流入汴口

至汴州一宿而復又汴鄭管內烏皆飛入田緒李納之境啣木爲

城方十里餘高二三尺緒納惡而焚之信宿復如之烏口皆流血

八月甲午京師地震其聲如雷　天子太保李勉薨勉字元卿

少好學內沈雅外淸整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淸廉簡易爲宗臣之

狹少客梁宋間與一生共逆旅其人病且死出白金數觔謂勉曰左右無知者幸以葬我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詣勉共啟墓出金付之在將相之位三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而無私積其在藩鎮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參爲判官二人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遊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濺酹辭色悽惻爲江西觀察使時部民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隴或以告勉發之果然勉曰爲父禳災亦可矜也舍之不問或曰勉失守梁城亦可貶也議者曰不然賊烈慓悍其兇焰不可當與其率土食人人士俱失孰若知難而退全師保民之爲愈乎　九月丙午詔曰比者卿士內外左右朕躬勤勞庶務今方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

三節日宜任百官選勝地追賞爲樂每節宰相及常參官共賜錢五百貫翰林學士一百貫左右神威神策等軍每廂共賜錢五百貫金吾威遠諸衛將軍共賜錢二百貫分省奏事共賜錢一百貫委度支每節前五日支付永爲常式　庚申吐蕃尙悉董星寇甯州張獻甫擊卻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國相䟢跌都督（䟢跌與回紇同出鐵勒而異種）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爲兄弟今爲子婿半子也若吐蕃爲患子當爲父除之因詈辱吐

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考異曰舊回紇傳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改為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崔鉉續會要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為鶻與統紀同鄴侯家傳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為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舊傳君長錄新書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瀘北瀘水之北瀘水即諸葛亮五月所度者韋皋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會川本邛都縣肅宗上元二年從縣于會川因更名新志會川縣屬巂州有瀘津關在會川東南三十里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

清溪關（清溪關在嶲州界自黎州南七百二十里至嶲州洪源志清溪關在黎州西南界）五千寇銅山（新志黎州有銅山要衝十一城）皐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爲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　吐蕃恥前日之敗（謂上清溪關外之敗也）復以眾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韋皐命韋晉鎭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嶲州經略使劉朝彩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徐州與李納巡屬鄰境）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高明應嗣領徐州節二百三十一卷興元元年）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鎭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

及今明懸幼騃可代宜徵為金吾將軍萬一使他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　横海節度使程日華薨子懷直自知留後　是歲崇元館罷大學士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

己巳貞元五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二月丁亥韋臯遺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戊戌以横海留後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弓高景城為景州景城縣本屬滄州武德四年屬瀛州貞觀元年屬滄州大曆七年屬瀛州横海蓋因朱滔之敗復得而有之後尋屬瀛州弓高

漢古縣魏晉廢省隋省弓高縣於漢高縣地置屬滄州 仍請朝廷除刺史上言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乃以員外郎徐伸為景州刺史 初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屢乞更命相上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雖清強而性多凝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不可至是泌疾甚復薦二人庚子以太常卿董晉為門下侍郎御史中丞竇參為中書侍郎兼度支轉運使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為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誕之元孫也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考異曰韓愈作晉行狀曰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

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觀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愈作行狀必揚美蔽惡敘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慎亦可稱也今略取行狀

三月甲辰李泌薨初四年八月月食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若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吾其能免乎至是果薨泌字長源七歲知為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半千之孫也九歲升坐辯辭注射坐人皆屈元宗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元宗即馳召之泌既至元宗方與燕國公張說觀棋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對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元

宗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善養之張九齡尤獎愛泌泌嘗作長歌行自言其志見者或不稱善九齡獨戒之曰早得美名必遭損折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邪泌泣謝之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大驚改容謝之因呼泌爲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

附錄鄴侯家傳云泌少時身極輕能于屛風上行竹葉能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仵蒜汁潑之旣長辟穀有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鎖子骨嘗遊衡嶽有僧懶殘與生撥火中芋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考異曰國史補曰李泌相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敎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來取榼泌令倒還略無愧色舊泌傳曰德宗初卽位尤惡巫祝怪誕之士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

上倚以時日禁忌爲言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爲愜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况輩輕薄之流動爲朝士戲侮頗貽譏誚泌放曠敏辯好大言自出入禁中累爲權倖忌嫉恆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况爲方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漸至達位泌復得人官于朝况蘇州人狡泌詭誕好談神仙然其知略實有過人者往於佐肅代復兩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順宗之在東宮皆賴泌得安此其大節可重者也舊傳毁之太過家傳出於其子繁雖難盡信亦豈得盡不信今擇其可信者存之　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爲懷光後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衛率胄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及守其墓祀　五月戊辰宋州婁一逖九岐省百餘本　冬十月韋臯遣其將曹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于巂州臺登谷臺登漢縣唐屬巂州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臯所攻

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儋州之境　易定節度使張孝忠遣兵襲蔚州驅掠人畜歸貢之踰旬還鎮　瓊州自乾封中爲山賊所陷瓊州在海中大洲上中有黎母山黎人居之不輸王賦所謂山賊者黎人也宋白曰瓊州北十五里極大海泛大船使西南風帆三日三夜到地名崖山門入江一日至新會縣便風十日到廣州至是嶺南節度使李復遣判官姜孟京與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之　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爲登里羅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爲吐蕃所隔河隴之路不可由也故假道于回鶻以入奏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誅求無厭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自號沙陀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三葛祿葛邏祿三部也一日謀剌二日婆匐三日踏實力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白服突厥新唐書作白眼突厥回鶻數侵掠之吐蕃因葛祿

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壬辰韋皋復以書諭之　王之初即位也銳於求賢聞江西觀察使杜亞名遣中使召之亞素自負以爲此行必當以宰輔見處乃兼程而進在路與人言議居之不疑方而或以公事相託亞皆納之既至上微知之不悅又奏對迂疏遂出爲陝州觀察使久之又轉淮南節度觀察使時淮南承陳少遊征稅煩重奢侈僭濫之後人皆奚亞以革除蠹弊而亞自以才當公輔乃遷出外職志頗不適政事多委參佐招飲賓客談論而已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前趨者爲勝亞乃以漆塗船底欲其輕駛又使篙工衣油彩衣沒水不濡亭榭池沼皆極華麗費踰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爲之不是過也既而又

泛九曲池曳繡爲颿詫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云何稱勝亞大慙自是府庫耗竭上知之乃以亞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

庚午 貞元六年春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諸寺以示衆傾都瞻禮施財巨萬二月乙亥遣中使復葬故處　初朱滔敗於貝州 見二百三十一卷興元元年　其棣州刺史趙鎬以州降於王武俊既而得罪於武俊召之不至田緒殘忍其兄朝仕李納爲齊州刺史或言納欲納朝於魏緒懼判官孫光佐等爲緒謀厚賂納且說納招趙鎬取棣州以悅之因請送朝於京師納從之丁酉鎬以棣州降於納三月武俊使其子士眞擊之不克　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 考異曰新傳曰可汗爲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可汗之弟乃自立今從實錄　其大相

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爲可汗年十五　五月王武俊屯冀州將擊趙鎬鎬帥其屬奔鄆州李納分兵據之田緒使孫光佐如鄆州矯詔以棣州隸納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貝州取經城等四縣　淮南浙東西福建大旱井泉皆竭　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爲後沙陀來降張本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爹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爲阿爹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

從行者已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秋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萬將
復北庭召襲古偕行又爲吐蕃所敗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
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紿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歸本朝也
旣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北庭旣陷于吐蕃安西路絕故莫知其音問而西州猶爲唐固守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浮圖川在烏德犍山西北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
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册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
國禮容驕慢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
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壟而坐梅錄
俯僂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
俱盡不敢復求抗禮以父行呼景略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

庭威名聞塞外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十一月戊辰上朝獻太清宮己巳享太廟庚午祀圜丘　上屢詔李納以棣州歸王武俊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不許乃請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始以棣州歸武俊

辛未 貞元七年春正月己巳襲王僙薨　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鋋册回鶻阿啜為奉誠可汗　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舊書曰城去原州一百五十里）以扼彈箏峽口浹辰而畢（浹與周帀按日而數之浹同鄭注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此言浹辰從子至子也史炤曰自子至亥曰辰浹辰十二日）分兵戍之昌又築胡谷堡（胡谷堡東距平涼三十五里）甲子詔名其堡曰彰信（舊書作彰義）涇原稍安平涼者吐蕃劫盟之所也將士骸骨縱橫昌收而瘞之夜有見夢而致謝者昌以上聞上乃下詔深自刻責遣使致祭更令昌悉收其

還骸各具棺櫬衣服葬之于滻水原爲文以志之諸道師徒莫不感泣　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詬辱官吏毀裂案牘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貶萬里由是府縣雖有公嚴之官莫得舉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若軍士陵忽府縣禁身以聞北軍十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也神策尤盛建中之前未分左右軍謂之神策六軍者指言神策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貞元二年以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又以殿前射生左右廂爲左右射生軍四年以左右射生軍爲左右神威軍北軍號爲十軍此時神策軍既居北軍之右史家書此事又專言神策特恩陵暴而有是詔則所謂神威六軍者亦言於神策六軍威字誤也此神策六軍提擧左右神策軍以及左右龍武神武神威六軍也不及左右羽林軍者羽林置於唐初龍武等軍

皆開元以來節次增置於禁衛又親近於羽林也禁身者因禁其身委御史窮推覆縣吏輒敢笞辱必從貶謫　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孝忠形體偉岸性寬裕事親孝在軍中以驍勇聞而事上忠謹確然無二三旣歸國便以忠義自矢雖強鄰誘撼萬端不爲動也貞元二年河北旱蝗餓殍相枕孝忠能儉以恤民所食豆䤖而已人稱其賢雖晚年不衰於左右之說以兵入蔚州君子少之　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斂安南都護府本交州調露二年改爲安南都護府　夏四月羣蠻酋長杜英翰等起兵圍都護府正平以憂死羣蠻聞之皆降五月辛巳置柔遠軍於安南　端王遇薨邈之子也　韋皋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每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皋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閤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義還雲南幷致書敦諭

之　秋七月戊寅以定州刺史張昇雲爲義武留後　庚辰以虔州刺史趙昌爲安南都護羣蠻遂安　八月丙午以翰林學士陸贄爲兵部侍郎餘職皆解竇參惡之也　東都留守部將令狐運彰之子也素與留守杜亞有隙嘗與其徒會射北郊而其日有劫轉運絹于洛城之北者亞遂逞其宿憾以爲劫者乃運也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和靖同鞫其事員與和靖皆言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亞怒斥逐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鞫之金執其從者十八人一人笞死九人不勝考掠遂誣服亞具以聞上信而不疑宰相以獄大請覆按乃令侍御史李元素往決之亞迎元素於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而還亞大驚且怒追送于路而責之元素不答亞又上疏誣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

臣未盡辭上又曰月去元素又奏曰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臣盡辭乃極言運冤狀上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眞賊然以亟故竟流運於歸州以死　吐蕃攻靈州爲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　福建觀察使吳湊爲治有聲福建皆古閩越地秦爲閩中郡漢爲治縣後漢爲候官縣吳置建安郡陳置閩州隋改泉州唐移泉州于晉江縣而閩州治閩縣及候官縣而于建安縣立建州建安吳孫策所置縣也以年號爲名本東候官之地開元十三年又改閩州爲福州自此福建泉三州始不相紊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爲竇參貶逐張本丁酉以湊爲陝虢觀察使以代參黨李翼　睦王述薨述亦皇弟

吐蕃知韋皋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本蠻也皋聽其歸耳無他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吐蕃益疑之多

取其大臣之子爲質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韋皐遣三部落總管蘇峞將兵至琵琶川三部落兩林勿鄧豐琶也琵琶川在巂川西南徼外爲下卷明年誅夢衝案本○峞音危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起八年盡十年五月凡二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九

貞元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是月京師雨土　三月丁酉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臯薨臯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吏民短長其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價豪家不得擅其利創爲戰艦挾二輪蹈之鼓水疾進駛于陣馬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長以物遺人必自視衡量廉角皆

印署以杜吏謁扶風馬彝未知名皋識而拔之時張柬之有園圃在襄陽皋嘗宴集將市取之彝斂衽而言曰張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保之皋謝曰主吏失辭為足下羞微足下安得聞此言乃周其子孫使守之其生平以改過遷善知人任下為己任　宣武節度使劉元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元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疋示不忘本每元佐視事母必從後窺之退戒元佐曰我頃見長官白事執禮卑微吾不覺恐悚思汝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流浹背今爾當廳據案視之亦何安也元佐自是待下加禮又謂元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庚午元佐薨山南東道節度判官李實知留後事性刻薄裁損軍士衣食鼓衍

將楊清潭帥眾作亂（鼓角將掌軍中鼓角者也）夜焚掠城中獨不犯曹王皋家實踰城走免明旦都將徐誠縋城而入號令禁遏然後止收清潭等六人斬之實歸京師以爲司農少卿實元慶之元孫也（道王元慶高祖之子）丙子以荊南節度使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竇參爲度支轉運使班宏副之參許宏俟一歲以使職歸之歲餘參無歸意宏怒司農少卿張滂宏所薦也參欲使滂分主江淮鹽鐵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及參爲上所疏乃讓度支使於宏又不欲利權專歸於宏乃薦滂於上以滂爲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仍隸於宏以悅之　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必先報其人以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上頗聞之謂參曰申必爲卿累宜出之以息物議參再三保其無他申亦不悛左金

吾大將軍虢王則之巨之子也（虢王巨肅宗上元二年爲段子璋所殺）與申皆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元通與陸贄不恊竇申恐贄進用陰與通元則之作謗書以傾贄上皆察知其狀夏四月丁亥貶則之昭州司馬（昭州漢荔浦縣地屬蒼梧郡晉置平樂縣屬始安郡武德四年置樂州貞觀八年改曰昭州宋白曰郡北有昭岡潭因山岡爲名舊志昭州至京師四千四百三十六里）通元泉州司馬（隋置泉州治閩縣南安莆田縣屬焉武后聖歷二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龍溪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武榮爲泉州而閩之泉州改爲閩州開元十三年又改閩州爲福州舊志泉州京師東南六千二百一十六里）申道州司馬尋賜通元死　劉元佐之死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亦爲之隱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爲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爲便遂以湊爲宣武節度使湊行至汜水（汜水縣本屬鄭州時屬孟州）元佐之柩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將士怒元佐之壻及親兵皆被甲擁元

佐之子士甯釋衰絰登重榻銜為留後執城將曹金岸城將使之領兵巡邏城堞晨夕警邏浚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遂冎之盧瑗逃免士甯以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竇參曰今汴人挾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庚寅以士甯為宣武節度使士甯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劉逸準代之逸準正臣之子也劉正臣肅宗至德初為平盧節度使乙未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竇參為郴州別駕舊志郴州京師東南三千三百里考異曰柳珵上清傳曰貞元壬申歲春三月相國竇公居光福里第月夜閑步于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曰今欲啟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公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吾禍將至且此事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于道路汝在叢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為宮婢聖君若顧問汝為吾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曰樹上君子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應聲而下乃衣衰麤者也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

而求幸相公無儗公曰某幣所有掌封絹千匹而已方擬修私廟今且輟贈可乎繚者拜謝竇公答之如儀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賫所賜絹擲于牆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公依其請命僕使偵其窺蹤且方敢歸寢翼日執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失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公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由人今不幸至此抑亦仇家所爲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使劉士甯通好于郴州廉使條疏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竇公于驩州沒入家資一簪不著身竟未達流所詔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掖間人數不少汝了事何從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某妻早亡故妾得陪灑掃及竇某家破幸得塡宮既侍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贓汙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泣涕而言曰竇某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亦不知紀極乃者郴州所送納官銀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意指刮去所進銀器上刻作藩鎮官銜姓名誣爲贓物伏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竇某沒官銀器覆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蓄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怒陸贄曰這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衫著又喚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他

及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于泥團乃下詔書貶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孽贄竟受譴逐上請侍校丹書度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不敢斥說故此事絕無人知信如此說則參爲人所劫德宗豈得反云蓄養俠刺況陸贄賢相安肯爲此就使欲陷參其術固多豈肯爲此耶全不近人情今不取

再貶竇申錦州司戶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憬仁本之曾孫也

張滂請鹽鐵舊簿於班宏宏不與滂與宏共擇巡院官莫有合者闕官甚多滂言於上曰如此職事必廢臣罪無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財賦如大歷故事大歷元年命第五琦劉晏分掌天下財賦事見二百二十四卷

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懷遠縣屬靈州後周置隋五原郡在縣界宋白曰定遠城在靈州東北二百里吐蕃乃退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五月戊辰詔行贄議未

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六品以下告身皆畫聞字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茲列於選曹言起居郎舍人拾遺補闕及御史皆由吏部奏擬其後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從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臣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

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賢則奪俸贖金
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
謂達視其所舉即此義也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旣不愧
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
之難行亦可知矣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
賂不得實才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付之
有司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貸其姦
贓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
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云宜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
信任諸司臣以爲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若令悉命羣官
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揚以闇投情故必多爲

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且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庶官之長也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非但人得爲士亦得自舉其才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曆思致治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若往時蓋由鑒賞特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

人則瘡痏立成是則天擧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愼簡之規太清而失士也今陛下愼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上竟追前詔不行

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是月大風發太廟屋瓦　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田軍屯田之軍也　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以爲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爲衆舶所湊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況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

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率寢不行　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事爲裴延齡譖贄張本　河南北江淮荊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幽州平地水深二丈鄭涿薊檀平五州平地水深一丈五尺徐州平地水深一丈二尺城郭廬里屋宇田稼皆盡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制備謂隨事爲之制而豫備也今水潦爲敗絹數十州

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倘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恤之大猷乞速降德音深示憂惻分道命使明敕弔災宣恩征徭省察冤濫其漂没盡者量賜粟帛其損壞廬舍田苗者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為遣使而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使費復上奏以為自希烈亂常汙染淮何職貢廢缺責當有歸在于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尤宜矜念今者遣使宣命本緣恤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蠲延弔恤或異是使蒸敘者絕望懷反側者有辭頑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為計也昔秦晉仇敵穆公猶濟其饑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穆公伐晉執惠公而晉又饑穆公復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況帝王撫柔

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以前青州刺史李師古爲平盧節度使　韋皋攻維州(代宗廣德元年維州沒於吐蕃)獲其大將論贊熱　陸贄上言羅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鼂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嘗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于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皸瘃之苦(皸音軍足凍折瘃音竹手足中寒瘡)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閒無日休息輕財用而弱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望而不暇思也頃

者吐蕃尙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固同歸於失也其所謂歸於失者則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陛下忿蕃醜之暴掠緣邊鎭之空虛籍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然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鎭亙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援寇已獲勝罷歸夫將貴專謀軍尙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乎機權是以

兵法有分鬬之辭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命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從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我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也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饋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此李泌所行之法也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覈視豐耗酌計收積菽麥必歸于公廩布帛悉入于農夫可以足食可以實邊而有司競爲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

務裁其價不時斂藏艱食則賣撥之粟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
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乘時所求十倍其贏又有勢
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
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又和糴之際多支絺紵充直窮邊
寒不可衣鬻無所售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詠然之心
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
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
城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轉成囊橐

元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敕遠處州使牽請準法臺司無由盡知
轉運使度支悉有巡院委以訪察當道使司及州縣有兩稅外榷
率及違格敕文法等事狀報臺司蓋劉晏始置巡院
自江淮以來達于河渭其後遂及緣邊諸道亦置之
至有坐申衙

帳僞指囷倉（囷倉皆以藏穀圓曰囷方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

不足巡院巧詐于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致危迫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陛下誠能聽臣愚計請為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為艱急之備謹揚榷上陳唯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泝河渭湍險之艱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

足則緩於積食而奮用貨泉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
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傭直所謂覩近利
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
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流謂流離庸謂傭雇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
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
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此所謂習
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從江南轉運至
東渭橋傭直又約二百米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之今
市令司亦月具物價
低昂之數以聞于上斗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以江淮之米合運漕
之傭直率一斗爲錢三百五十而京師米
價斗止三十七錢是耗其九而存其一也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
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

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縱絕江淮轉輸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閒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錢八十於水災州縣糶之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錢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渭橋倉卽東渭橋倉）斗用百錢計加時價三十以利農人（增價以糴則利農）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粟一百三十五萬石餘十萬四千緡以充

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
輸上都（絁繒之似布者今謂之紬也都長安謂之上都）但邊地早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
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償之其
所貸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其所糴米粟
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
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
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
百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守土庶民莫急於此九月詔西北
邊貴糴以實倉儲（考異曰實錄云凡糴米三十三萬斛按陸贄論守邊狀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
終又云更經一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蓋實錄所言今年之數贄狀通計來春也）邊備浸充　冬十一
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

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爲之備辛酉韋皐復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雲南之地本漢雲南縣也漢屬益州郡後漢分屬永昌郡南中志曰雲南縣西高山相連衆山之中又有山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乙鬱然高峻與雲氣根連視之不見其山固陰冱寒雖五月盛暑不熱所謂雲嶺也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屢奏擬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爲對上怒參歸怨於君己巳貶公輔爲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考異曰實錄云公輔除右庶子數私謁竇參參數奏遷公輔官上不許有怒公輔之言公輔恐乃請免官爲道士久之未准因詣延英奏之上問其故公輔對以參言上大怒貶之而詔書責參推過於上公輔傳曰陸贄爲相以有翰林之舊數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予嘗見郴州竇相言爲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乞罷官爲道士未報後又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言便以參言爲對上怒貶公輔爲泉州別駕又遣中使齎詔責參贄傳曰姜公輔奏竇參

常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貴欲之時讓曰公輔奏贄參謀得之于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援贄請令長官專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違聖鑒則知此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救解甚至由是觀之贄豈有殺參之意邪且贄語公輔之時安知公輔遽爲漏泄及于上前以泄言之罪歸參此乃公輔之意非贄意也當時之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己意揣之史官不悅贄者因歸罪於贄耳今不取

庚午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奏敗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芳州高宗上元二年已爲吐蕃所陷酈道元曰黑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其地蓋在陰平西北臨洮西南古沓中之地也

初李納以棣州蛤蟝有鹽利城而據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緒之路李納之阻兵也李長卿以棣州入朱滔而蛤蟝爲納所據因城而戍之其後王武俊敗朱滔得德棣二州蛤蟝猶爲納戍納又于德州南跨河而城之謂之三汊以交魏博通田緒及李師古襲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輕之是月引兵屯德棣將取蛤蟝及三汊城師古遣趙鎬將兵拒之上遣中使諭止之武俊乃還

初劉怦薨劉濟在莫州其母弟澭在父側以父命召濟而以軍府授之莫州治鄚縣在

幽州南二百八十里濟以澭爲瀛州刺史（瀛州河閒郡幽州巡屬大州也其地在幽州南）許他日代己既而濟用其子爲副大使（河朔三鎮及淄青皆以其子爲副大使儲帥也）澭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濟怒發兵擊澭破之（爲劉澭歸朝張本）初獲嘉令柏造死於安祿山之難其子良器乃學擊劍欲報賊父友王奐爲李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額文似臨淮王而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於光弼授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部兵隸浙西與平袁晁方清又擊破潘猿虎胡參是時年二十四更戰陣六十二未嘗敗酬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爲左神策大將軍良器欲強帝室以綱紀天下乃募才勇之士以易衛士之爲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宮舍（宮舍宮中直宿之舍也）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爲宦官挾兵權以脅天子張本右領軍十六衛之一）

北時南牙諸衛具位而已北軍禁崇兵權重故貢器為左遷

庚寅詔賜澧水縣乏絕戶米三十萬石

癸酉貞元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爾雅釋木云檟苦荼郭璞注云樹大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採者為荼晚採者為茗一名荈蜀人謂之苦荼是也今通謂之茶春中始生嫩葉蒸焙去苦水末之乃可飲與古所食殊不同本草衍義曰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茗葉老者也古人謂其芽為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又有新茶一發便長寸餘微粗如針惟芽長為上品其根幹土皆力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又下品前人未盡識初趙贊稅諸道商貨竹木茶漆皆什稅一興元初詔罷之至是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凡州縣產茶及茶山要路皆置吏估其直什稅二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

貲 二月甲寅以義武留後張昇雲爲節度使 初鹽州既陷鹽州陷見二百三十二卷二年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考異曰邠志八年詔追張公議築鹽夏二城張公奏曰師之進退切藉號將神蕃數騎攔莞者咸藝通絕得莞界以集事上遣之張公以莞爲邠寧馬軍兵馬使三月師及諸軍軍于五原去城百里而軍莞獨以其騎經至城下附城而入逐吐蕃召諸軍城之更引其軍西掠境上往復走望爲師耳目蕃眾拒境而不敢入官軍城二旬而歸白居易樂府鹽州注亦云貞元壬申歲特詔城之而實錄在九年二月蓋去歲詔使城之今年因命杜彥光等而言之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木波堡在慶州方渠縣界九域志方渠宋朝改爲通遠縣置環州有木波鎮由是靈夏河西獲安 上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粲以父晉卿往年攝政寶應間遂有詔[illegible]、晉卿攝冢宰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

晉邸十子發丕基垂與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猜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非情不通如櫻桃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宜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所隱何由通啟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苟綢繆之願實增曠廢之憂陛下以昔榮先父嘗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逐但令改授外官伏以治國化民在于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

之無作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
者也貶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
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凡是
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
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他事爲名
或云但求其人何必明言貴辱辭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
善售姦莫斯爲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刑若被誣
枉豈令脩交播遷夫聽訟辯讒必求情驗迹迹可責而情可矜聖
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迹可宥聖王懼逆詐之
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迹著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
無冤人上無謬聽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

三朝所推妄罔誹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刻伊老臣甯忍及此陛下御極以來繫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容迄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不繫兄弟構成飛語務欲中傷伏願少留睿思特加省察陛下責臣以清愼太過斯謂皐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惏之輩務送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或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監臨受賕盈尺有刑律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物者一尺笞四十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刻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衆僚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民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猶夏耗斁生民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

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領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薦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肩挑貪風是令已困之甿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民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但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絕溪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釁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

身係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若有所受有所卻則遇卻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初竇參惡左司郎中李巽出爲常州刺史及貶參郴州巽爲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鎭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爲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贄上言曰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衆議爲之憤惋叛臣得以爲辭（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二年）　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迹曖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駭動不細竇參於臣素分睚眥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之濫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

流上又命理其親黨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污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籍錄其家稱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海州團練使張昇璘昇雲之弟李納之壻也以父大祥歸于定州海州東海郡治朐青逕屬定州義武仙治所嘗於公座罵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詔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襲取義豐掠安喜無極萬餘口徙之德棣義豐屬定州安喜縣本定州治所益州治就也無極漢古縣因無極山爲名唐屬定州按無極山碑云無極山與天地俱生從上至體可三里所左右爲體三丈五尺所石上青下黃白所前正平可爾州大常在無極

西南三十里景福二年以無極縣爲祁州昇實閉城自守屢遣使謝之乃止上命李師古毀三汊城師古詐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於朝廷者皆撫而用之　是月地震有聲如雷河中關輔尤甚壞城壁廬舍地裂水涌　五月甲辰以中書侍郎趙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義成節度使賈耽爲右僕射右丞盧邁守本官並同平章事邁翰之族子也憬疑陸贄恃恩欲專大政排己置之門下政事堂在中書省今憬遷東省故疑贄排己右僕射罷門下省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爲趙憬裴延齡張本考異曰舊憬傳曰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爲己任幾周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按憬遷門下猶爲宰相又益以賈耽盧邁贄豈得專政蓋憬以此心疑之耳

陸贄上奏論邊備大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窮邊之地千里蕭條猋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

狠爲鄰伍以戰鬭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虞永無休假之娛地惡人勤于斯爲甚自非生于其域習于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于溫飽狎于歡康比諸邊陲若與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强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使乃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倚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哺猶患還期之賒緩恆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乎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

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
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
守疆埸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
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恆在寡弱之卒寇戎每
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謊其
搜驅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
賞以存勸罰以示懲故賞罰之于馭衆也猶繩墨之于曲直權衡
之揣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
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
實擯抑自頃權移于下柄失于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
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遵奉也言相奉以養惡也）苟度歲時欲賞

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久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橈者行私而苟媚于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歲以事邊稍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

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者也夫節制多門則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言西北兩蕃者以別奚契丹兩蕃若開元天寶以來西則吐蕃北則突厥中興以來所謂兩蕃西則吐蕃北則回紇自項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歷十四年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史炤曰衡車上橫木抗衡謂兩相抗拒有若車衡相抗也余謂衡所以揆平者首尾有所偏重則衡爲之低昂商輕重者所必爭也抗衡者言無所低昂而平視之也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

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辭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慍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

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于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於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疏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爲縱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颷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可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以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東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

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衄則減百而爲一其掊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受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幷賜種子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奬營田旣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雖元帥得以統軍旅

俱停罷理兵之要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埸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韋皋遣大將董勔等將兵出西山自彭州導江縣西出蠶崖關歷維茂至當悉諸州皆西山也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丙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晉罷爲禮部尚書　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宋白曰戎州漢犍道南安縣地梁置戎州言以鎮戎夷也西南取曲協州并南甯州步蠻并路至南詔所居羊苴咩城二千三百里舊志戎州在京師西南三千一百四里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皋金藥未經鍛鍊者爲生金丹砂產石中鑿石取之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與書爲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遺皋帛書自稱唐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日東王吐蕃以雲南王爲弟見二百十六卷天寶十載封日東王見二

百二十六卷代宗大歷十四年皋遣其使者詣長安拜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皋遣使慰撫之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秋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十月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劍南西山諸羌女王湯立悉女王亦羌別種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以女為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緣自弱水南流杜陽編女蠻國人危髻金冠纓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因制菩薩蠻曲爾緣女王始髮旁氏武德時始入貢自貞觀至開元朝貢不絕元宗復封女王為歸昌王自是以後仍以男子為王然則湯立悉雖為女王殊非女也哥鄰王董臥庭白狗王羅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湯悉贊清遠王蘇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鄧吉知自哥鄰以下諸種皆散居西山西山即雪山今威州保寧縣有雪山連乳川白狗嶺有九峰積雪春夏不消白狗嶺與雪山相連故北史之維州也先皆役屬吐蕃至是各帥眾內附韋皋處之於維保霸州給資元年

招附生羌置霸州給以耕牛種糧立悉陀恩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賜而遣之

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耗虧減也賸贏餘也三月為一季凡三月終則入所徵之物於庫故謂之季庫染練物則別置月庫以掌之每月入物故謂之月庫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汙溼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廄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縣官先所市雜物再破官錢以給其直用充別貯設錢

困以罔上又遣兵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召禍疆場其事非細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眾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東都留守杜亞病風尚欲建利以固寵奏請開苑內地爲營田可減度支歲廩詔許之而苑地可耕者先爲留司中官及軍人等開墾已盡亞計窮乃取軍中雜錢舉息與畿內百姓每至田收之際多令軍人以車牛散入村鄉收斂百姓所得菽粟將入營中民家略無所食遂流亡過半上聞之乃以禮部尚書董晉代爲東都留守召亞還京師　八月庚戌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晟字良器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性雄烈有才氣工於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河

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鬬殺人如刈草忠嗣募人射之莫能中晟挾一矢而往殪之三軍皆大呼忠嗣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及爲大將忠義大成臨下明察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有能雖厮養小善必記姓名好善疾惡出於天性尤篤分義晟於故舊嵐州刺史譚元澄皆有恩於晟後坐法貶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雪其冤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皆爲成就官學治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晟生日崔氏女歸省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氏女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此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姑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立遣之歸身亦續至崔家問疾且謝訓子不至故當時勳臣之家稱

西平家法上雖聽張延賞之譖而忌之然以其功大與馬燧俱蒙優禮每日出兩家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上必遣使候問曰今日何爲不舉樂晟既築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上惻然思晟乃致鹽於晟座其眷遇終始隆渥如此

冬十月甲子韋皐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爲帛書答之節度巡官在判官推官之下衙推之上

十一月癸未上朝獻太清宮甲申朝享太廟乙酉祀圜丘赦天下

劉士寧既爲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寧淫亂殘忍出畋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寧帥衆二萬畋于外野萬榮晨入使府召所留親兵千餘人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拜又諭外營兵皆聽命乃分

兵閉城門使馳白士甯曰敕徵大夫宜速就路少或遷延當傳首以獻士甯知眾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比至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敕歸第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鄢城鄢城漢晉之鄢縣也後魏省併入曲陽縣隋開皇初置郾城縣屬汴州時屬蔡州蔡北鄙也東有漢召陵縣故城東南有後漢征羌縣故城遣使問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少誠慚而退上聞萬榮逐士甯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甯見逐雖是眾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制即從內出贄復上奏其略曰臣雖服戎所力諒非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

焉惟任所置置之爽地則平才如貨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循良又聞本是滑人劉元佐滑州匡城人萬榮與同里相善偏厚當州將士當州猶言本州謂滑州也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宜遂君所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敗則僨軍復爲厲階未見其可且曾自營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恆恐見圖必于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疑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近者劉元佐驅擾戶猾底復大梁即鎮于茲幾將十載及元佐歿後延命吳湊代之士庸兇頑輒敢睢訿睢音隘又音進訿音紫又音自素非得眾且甚不材綴之旬時必自離阻隨機制馭指顧

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遂使姦徒得計潛豎作狂殷然亘
翰之軍鞠為污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于苟且哉今若又
授爵榮則與士衛何異貸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為非據
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邀求也非所當求而求之為苟邀允從也非所當從而從之為苟允下以不順求之上以不誠應之其勢必至乎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左傳曰毋使滋蔓蔓難圖也不若絕之於萌芽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覦之心且為
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況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
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
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
侯誰不解體胙逐士衛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
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

同惡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為軍旅所愛信者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揆其大情理必消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為儻後事有從素左傳曰不從于素杜預注云不過素所慮也臣請受敗橈之罪上不從王戌以通王諶為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為留後　丁卯納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為廣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長子是為憲宗妃母即昇平公主也

甲戌貞元十年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二萬餘戶來降詔加韋皋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八國謂前女王哥鄰等弱水最弱小不得預八國數　崔佐時至雲南所部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猶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牂柯蠻在昆明東九百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

(里其南千五百里卽交州)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大宣詔書(大聲以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鄭回勸異牟尋歸唐事見二百三十二卷三年)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吐蕃給雲南金印見二百二十一卷元宗天寶十載)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考異曰舊韋皐傳四年正月皐遣判官崔佐時至其咩城按西南夷事狀四年皐微聞異牟尋之意始因諸蠻寓書于牟尋自是比年招諭至九年牟尋始遣使分皐書以來朝廷賜之詔書皐乃遣佐時齎詔以往牟尋猶欲使佐時易服而入泉傳誤也)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甚衆(爭北庭事見上卷五年六年)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軍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

人踵其後，璧夜飛行襲擊吐蕃，戰于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鐵橋在施蠻東南。據新書，是戰也，異牟尋破施順二蠻，並虜其王，置白崖城。又據新志，自戎州開邊縣南行至白崖城三千里而近。南詔傳曰：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

瀛州刺史劉澭爲兄濟所逼，請西扞隴坻，遂將部兵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爲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普潤。理，治也。以普潤爲治所。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澭親視之，死者哭之。

乙丑，義成節度使李融薨。丁卯，以華州刺史李復爲義成節度使。復，齊物之子也。復辟河南尉洛陽盧坦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入朝，厚賜遣歸。

夏四月戊申，地震。癸丑，復震。

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百人素驕橫萬榮惡之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大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準厚撫之惟清奔鄭州彥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呼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甯所爲五月庚子徙士甯於郴州　欽州蠻酋黃少卿反圍州城（少卿者西原蠻酋也）邕管經略使孫公器奏請發嶺南兵救之（上元後置邕管經略使領邕貴賓橫欽州）上不許遣中使諭解之　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尙未霑恩乃爲三狀擬進上使謂之曰故事左降官準赦量移（史炤曰移近地謂得罪遠謫者遇赦則量徙近地）不過三五百里今所擬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及當路州縣（當路州縣謂其地當入京之路者）事恐

非便贄復上言以爲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則浸及威刑不勉而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凶恆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今若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寔增移配之擾又昔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須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宏乞更賜裁審上

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淹贄上奏諫其略曰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唯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汚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術所載歷代同途庶屬殷昌必時多儁乂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臣每于中夜竊自深維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

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頃者命官皆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疏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登才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厚薄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辯而遠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驟于橫議良材常困于中傷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頃者輔臣鮮克勝任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宰司慎擇上聞罷備求愜復命則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于獨見罔徇僉諧或攝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

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舉實相反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夫登進以懋庸[懋庸功也 懋勉也]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介必懲而用材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而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今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世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吶吶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

區別得宜付受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
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今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
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
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罪過當不
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所謂取捨
違理之患也廢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
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
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
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昧于通理一槩但
曰宜久其任夫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
而事守浸衰且莅職既久甯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

糾僻以一跌蔽除前功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菁華而
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于已成之功不致人于必敗之地
是以鋭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
陛下政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訝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
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
而沈滯無異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嗜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
之義且乖勸勵之方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上不聽贊
又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
曰租調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
宜出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
斤謂之調每丁歲役二旬不役則輸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

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

及羯胡亂華黎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

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皆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

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滅新沴復滋救跛成痿轉展增劇執事者謂楊炎

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

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恐因不果行利害非相懸亦

不待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

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分遣使

者搜擿郡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爲兩

稅定額是務取財豈云恤隱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

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

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悟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謂貸子錢而收利者）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概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創制之首謂言立法之初）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減重分輕是

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稱物力所堪惟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眾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所遣使臣意見各異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於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踳駁胡可勝言作法之弊疲民已自不支況復亟繚棼絲重傷倘有其為擾病抑又甚焉臣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歷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于率稅多少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有司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刓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為兩稅恆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二

也本慾賦斂煩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于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匹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匹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于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謬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剝所獲殊寡所擾殊多四也稅法之重既已若是而復有進奉宣索之繁尙在其外方岳頗拘于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是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成睿旨變

徵役以召傭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傭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五也大歷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旣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其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治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于殿責罕盡卹隱所司姑務于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闕乏之稅額累加現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七也臣所知者緫梗概耳而已有其七臣所不知何啻于此伏知賢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蒸黎令所司與宰臣參量稍行均減以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其一請兩稅以布帛爲額

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班固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又鄭氏周禮注曰其藏曰泉其行日布取名于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謂折錢穀之價以徵他雜物也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人力

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常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匹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則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近者百姓納絹一匹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則供稅多而人力不給望令所司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各隨鄉土所宜勿更計錢以稅如此則上有常制人有常輸眾皆知上令之不遷于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于紡績供綿絹者則事于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

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議者曰自定兩稅以來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軍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宗供布帛出納以平邦國之資無乃有闕臣以事逐情生用從事廣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治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其略曰天欲施

教化立度程必先域民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又敎之族墳墓敬桑梓又督之以出鄉游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閱之方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甿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治化舍彼適此者旣爲新收而有復復除也條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敎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夫課吏之法約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

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于開皇人不飢饉貞觀初載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也故立國必先養民養民必先足食足食必先備災兼以遏戎爲櫃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責斂穫始畢餱糧已窮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儻遇薦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

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鄽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民父母之心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民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謀之聚糧終不能致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錢使均融分配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于當處置倉收納仍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外一切不得支用如時常大稔事至傷農則優于價錢廣其糴數穀若少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惟平穀價恆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須許從便立務使周濟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

曰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强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于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籍人安得足

食公廩安得廢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周禮地官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日慈幼二日養老三日振窮四日恤貧五日寬疾六日安富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十四終